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黄春华炫动长篇系列

飞翔卷

猫王

黄春华 著
DREAMING CATS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黄春华炫动长篇系列
飞翔卷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猫王

黄春华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猫王 / 黄春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0.8 (2011.12 重印)
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007-9851-4

I. ①猫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3073 号

MAO WANG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 策 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汪玥含 孙玉虎

插 图: 姜 毅

责任校对: 王 蕾

著 者: 黄春华

封面装帧: 高 煜

版式设计: Apple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h t t p: //www.ccpgg.com.cn

E-mail: zbs@ccpgg.com.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4.75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

字数: 203 千字

印数: 87001 — 100000 册

ISBN 978-7-5007-9851-4

定价: 19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 (010-57526539) 退换。



金牌作家们的倾心奉献

○徐德霞

做《儿童文学》杂志主编，常和读者有交流。听说我们要出版一套“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”，有位小读者就和我进行了一场对话。她叫阳阳，是一位可爱的五年级小学生，率真、活泼，对文学有一种痴迷的爱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《儿童文学》杂志，是我们杂志的铁杆“粉丝”。

阳阳：徐老师，您主编的《儿童文学》可好看了，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订了。听说你们要出版一套“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”，我们好多同学都特别高兴，但也有一些同学觉得有《儿童文学》就足够了，没必要再搞什么书系。你们为什么要编这套书呀？

徐：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除了做《儿童文学》杂志以外，很少做原创图书的出版。四十多年来，我们培养了很多作者，在全国各家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好书，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，也为我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，这是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。

编辑出版一套“金牌作家书系”，把本刊的作家资源充分利用起来，这早就在酝酿之中。之所以现在来做这套书，起因于牧铃的那本长篇动物



小说《艰难的归程》。你看过这本书吗？

阳阳：看过，是写一条瘦弱的小狗，怎么成长为一条了不起的大狗的。那故事可精彩了，我们班的男生们平时不爱看小说什么的，可他们就爱看这本书。

徐：这就对了。这是一部小人物的艰难成长史，是一个从卑微到高贵、从怯懦到坚强、从弱小到强大的故事。去年刚接到牧铃这部书稿时，我们就想着手编这套书，把《儿童文学》的骨干作家集中在一个书系下，连续出版，形成品牌。但是，当时见市场上那么多书，各家出版社也都在抓这批作者，我们再搞一个书系，不知效益如何。迟疑再三，牧铃这本书最后还是以“《儿童文学》典藏书库”的形式出版了。没想到出版三个多月，竟然再版了三次，差不多每个月都要重印一次。到今年三月份，总共印了将近十万册，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。尽管现在社会上套书、丛书很多，看来只要是好书，还是会得到读者认可的。另外作家们也支持我们来做这套书。这些作家都是《儿童文学》的老朋友，有些年轻作家还是我们培养起来的，他们非常希望《儿童文学》做一个书系，通过当代作家原创作品的出版，展示一下本刊作家队伍的阵容和实力。这套书的出版，也是《儿童文学》品牌的深度开发，我们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也非常重视，多次参与我们的选题论证会，从各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。

阳阳：那为什么叫“金牌作家”呀，他们真得过金牌吗？

徐：傻丫头，那不过就是个叫法，就像把你们这些爱读《儿童文学》的读者叫做铁杆“粉丝”一样。不过这些作家可都是《儿童文学》的主力作家、骨干作家，有的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十几年、几十年了，在艺术上那是“相当成熟”啦，叫“金牌作家”也是当之无愧呀！为能参与这套书，作家们可用心啦，可以说这套书是他们的倾情奉献！

不过，要编这套书，我们也有为难之处。你知道《儿童文学》杂志是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老刊物，从茅盾、冰心、叶圣陶那一代人算起，已经有四五代作家了。每个时代都有她的代表作家、骨干作家，是这些作家支撑了这个刊物，为这个刊物的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有很多老作家

的作品流传至今，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。要说“金牌”作家，那真是一代有一代的金牌得主，你说出谁的书不出谁的书，是不是也很为难？

后来我们商量出这样一个结果：这套“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”立足于市场需求，以当代《儿童文学》的主力创作队伍为基础，其作品要贴近当代少年儿童生活，艺术质量上乘。以原创中长篇小说、童话为主，兼做少量优秀作家的个人短篇作品集。至于前辈作家的流传之作、经典之作，我们就收进“《儿童文学》典藏书库”中。你知道吧，我们那套“《儿童文学》典藏书库”，像《一路风景》、《盛世繁花》、《岁月留香》也很有名，总共销售了一百七十多万册呢！

阳阳：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套书？从来也没有看过呀？

徐：这是四五年前的事了，那时你还小嘛。

阳阳：那套书你们还重印吗？我真想看呀！

徐：我们准备重新编辑一下再印。因为以前按年份从后往前倒推出版，有点儿乱，我们正在着手重做，特别是把最近几年的、以前没有收入的优秀作品多收一些。不说这套书了，等出版以后我告诉你。我们还是言归正传，说说这套“金牌作家书系”吧。

阳阳：好的。您刚才说这套书只收当代作家新写的中、长篇作品，那人数也不少呀！

徐：是啊，少说也有一百多人。不过，我们可没那么大气魄，一出就几十本、上百本，我们可不搞批量生产。我认为文学创作可不是生产套娃，一套模子一压就出一批，大大小小都差不多，这是一种很艰苦的脑力劳动，每一件作品都很个性化，是作家心血的结晶。心血，你懂不懂？那不是水管里的水，什么时候一拧，都能流出来。所以我们也不着急，看准一部出一部，成熟一套出一套。每年出上几个作家的，几年下来，就会形成规模，建立起一个品牌来。

阳阳：这样好，还能保证质量。你们慢慢出，我们就一本接一本慢慢看。要是一下子出得太多，还真看不过来，也不知道先看哪一本好。您能不能告诉我，今年准备出哪几个作家的书呀？



徐：今年要出版的也就五六位作家的书吧。有位梦华的《科学家两极历险》丛书……

阳阳：我知道这个人，是个大科学家，他到我们学校讲过课。他可神了，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到达南极的人，后来他九次到北极，和爱斯基摩人一起捕鲸，一起生活，还差点让北极熊给吃掉，几次经历生死考验，可惊险，可好玩了！要有他的书，我肯定买。还有谁的？

徐：还有一套《薛涛作品坊》。

阳阳：薛涛呀！我也知道。我从《儿童文学》上读过他很多作品。他的作品可美了，也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他写的《两只相距四点五厘米的蚂蚁》，还有《我家的月光电影院》都挺好玩的。不瞒您说，我在偷偷地跟他学艺，学怎么观察生活和结构故事。

徐：噢，你很会读书呀！还有汤汤的“鬼精灵童话”、范锡林的“武侠童话”等。

阳阳：汤汤的童话我们也很喜欢，她写的那些魔鬼和精灵心地纯洁，特别可爱。喂，告诉您一个小秘密，我们几个同学还想把你们刊物上发的汤汤那篇《最后一个魔鬼在雕花木床下》改成小童话剧，“六一”的时候在全校庆祝大会上演出。

徐：好啊！阳阳，这点子多好啊！我支持你们！我们这次除了汤汤的“短篇童话精选”以外，还出了她一本长篇《来自鬼庄园的九九》，也是写魔鬼的。要不然，我把那本长篇稿子也给你们看看？那本书场景开阔，故事生动，情调温馨而活泼，说不定更适合改成舞台剧。

阳阳：好啊！好啊！起码是先睹为快呀！

徐：其实范锡林的武侠童话也很好玩，那里面不光有生动的故事，还有超人的智慧。我觉得，读范锡林的武侠童话，人都能变得聪明起来。好啦，我不说啦，反正这些书，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书，一人一个风格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各有各的绝活。这些书我们会陆续出版，你就等着慢慢欣赏吧。

阳阳：徐老师，您说读这些小说、童话有什么好处呀？我们老师还不错，挺鼓励我们多读文学作品的，就是我妈，总说读那玩意还不如多做几道数

学题。

徐：你妈要这样想就不对了。读文学书起码有这样几个好处：一可以滋润心灵。你心里要有点什么小郁闷、小疙瘩，静静地读上几页好书，说不定那些小疙瘩就不知不觉地化开了。二可以使你变得高雅而高贵，气质不俗。从小读书多的人很少粗野、粗俗的，这个你信不信？三呢可以帮你开阔眼界，使你变得聪明。你想，那些小说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，人生百态尽收眼底。通过读书，你比同龄人见识得要多，经历得要多，经验也多，你是不是就比别人聪明呀？第四条最实际，你可以用这条去说服你妈，那就是能提高写作水平。俗话说，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写诗也会吟。看的书多了，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写作水平就提高了。花十几块钱买本书，既享受了阅读的乐趣，又提高了写作水平，那比花几百块钱上干巴枯燥的作文班划算多了。当然，读书的好处还有好多好多，古今中外，有关读书的高论很多，我不过是一孔之见呀！

阳阳：谢谢您，徐老师！您讲得真好，能不能把您这番话对我妈说说呀！

徐：哈哈，我还不认识你妈妈呢！这样吧，我把刚才我们的谈话整理一下，就放在每本书的前面，作为“前言”，你看好不好？

阳阳：好呀好呀！您可要写上我阳阳的名字呀！

徐：好的，一言为定。



这段故事从来没有文字记载，但他们一直真实地存在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1__ 西部边界 /001
- 2__ 命中注定的王 /004
- 3__ 黑猫白猫 /009
- 4__ 出征 /014
- 5__ 血战 /019
- 6__ 营救 /026
- 7__ 凯旋 /032
- 8__ 喜得双子 /037
- 9__ 洗礼 /042
- 10__ 闯进西域 /049
- 11__ 意外之战 /054
- 12__ 夺王 /060
- 13__ 清洗 /065
- 14__ 逃亡 /071
- 15__ 相遇 /078
- 16__ 契约 /083
- 17__ 玉米 /088
- 18__ 山谷之战 /094
- 19__ 练功 /100
- 20__ 偷花生 /106



我想那时太久远了，而且也不知道具体在什么位置，只能说，那是猫的国度。就像现在的人主宰着地球一样，在那里，猫是领地之王。

1 西部边界

一轮惨白的月亮挂在黑布一样的天上，圆得胀鼓鼓的，边缘的轮廓没有一丁点儿缺陷，就像经能工巧匠无数次打磨过一样。一块巨大的岩石的边线正好从月亮的下沿切过，好像月亮全部的重量都落在了岩石上。岩石上蹲着一只猫，威武雄壮。他的剪影正好占据了整个月亮，就像一张精心修剪的贴画。

这里是图米国的西边国界，再往西就是荒无猫影的蛮荒之地。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逃亡的猫都流落到那里，慢慢地，他们聚集到一起，形成了一股野蛮势力。这些野猫时常会像海潮一样扑过来，掠夺图米国的食物。等图米国的军队杀过来，他们又海潮一样退去。

图米国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有英明的国王格拉拉，有精锐的军队，百姓过着平静安康的生活。可是，最近有一些不妙，那些野猫知道猫王格拉拉越来越老，所以，他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往图米国里闯。





突然，月亮里的猫耳朵动了一下，他似乎听到了一阵隐隐约约的声音，像落叶，又像流水……

他从岩石上跳下来，把耳朵贴到地面，声音就显得无比突出，咚咚咚咚，不是落叶，也不是流水，而是山崩地裂、排山倒海。他惊得浑身的黄毛都竖了起来，眯着眼睛向远处望去，只见黑压压的一片正快速向这边移动。

黄猫知道大事不好，野蛮的流浪猫来偷袭了。他必须把这一消息尽快地传递出去。

他猛地转身，想沿着路奔跑，可是，路被堵住了，几只流浪猫横在眼前。原来，他们早有预谋。

黄猫定神一看，只见面前的几只猫没有一只是健全的：有一只纯黑的猫只有三条腿，左边那只前爪从根部断掉了；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猫只有一只左耳朵，

就这一只左耳也破了个大窟窿；有一只灰猫右半边脸受到严重损伤，一些新肉长在伤口上，有些骨头永远也包不到肉里去了，白生生的，恐怖极了……

黄猫倒吸一口凉气，退了几步。在他以往的经历中，很少见到这样残缺的身体，而且集中到一块，简直太夸张了。

“你不会是爱上我们了吧？”三脚猫捏着嗓子问，“像我们这种形象，谁见了都会心动的。喵呜——”

黄猫站稳脚跟，前爪在地上抓了几下，满脸警惕地望着前方，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。

“嗯——别害怕，我们并不想伤害你。”那只破耳朵猫神气地抖了抖耳朵，

“我们只是想让你保持安静。”

“可是，我的任务是通报紧急情况。”黄猫的声音非常坚定，“想让我沉默，恐怕办不到。”

“别太自信。你们国王没告诉你这条生活哲言吗？看，我以前可是美男子呀。”半脸猫把受过伤的脸侧向黄猫，“我们想让你沉默，就一定能做到。哦——怎么搞的？我也忘了生活哲言。喵呜——”

那就试试！黄猫心里狠狠地念着，身体突然下蹲、后缩，然后嗖的一声，像一股劲风，直朝那堆残猫冲过去。他跟自己打赌，以自己的身手，肯定能从他们头上跃过去，然后落在他们身后。再以自己的脚力，奔跑起来，他们就休想追上了。

挡路的猫们没料到黄猫这么快就行动了，惊得张大嘴巴，纷纷抬起头，看到一道黑影从头顶划过。

黄猫稳稳地落地，而且把那堆残猫远远甩在身后。他庆幸自己赌赢了第一步，下一步就是奔跑，这个不在话下。当年，国王选拔戍守边关的猫，一项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奔跑速度，而他是这方面的佼佼者，还因此得名“飞毛腿”。

飞毛腿黄猫回头望了一眼乱成一团的残猫们，自信地抖了抖毛，嗖的一声向前奔去。

“别太自信”，这话就像魔咒，瞬间附身。黄猫没跑出几步，突然觉得后腿被绊了一下，然后，双腿被死死系住，整个身体被倒吊起来。

他头朝下，半天才看清一路上还有好几个野藤编出的绊脚圈套——原来他们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

他绝望地向自己的国看了一眼，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，想凭自己的声音把边界的危急信号传递出去。

残猫们没让他叫出第二声。那只三脚猫飞扑过来，举起幸存的前爪，狠狠地向黄猫的脖子抓下去。刺啦——一股血从黄猫的脖子里涌了出来。

黄猫身体抽了几下，还想叫喊，可是，气流都从脖子的伤口处漏掉了。更多的血涌了出来，顺着头部滴落到地上。他终于不动了，眼睛大大地睁着，望着自己的国，嘴巴也大大地张着，已经没有气息了。



2 命中注定的王

一张嘴巴大大地张着，气流吸进呼出，声响很大，但又显得无力，有点儿近似于虚张声势。

国王格拉拉已经在这块象征权力的岩石上躺了大半生，自从上了年纪，睡觉就合不拢嘴，好像只有借助嘴巴才能完成呼吸。他嘴里的牙齿也掉得只剩下三两颗，嘴巴张开，阳光能钻进去，直接抹在那与年龄成反比的牙齿上，但已经没有一点儿光泽了。

一只苍蝇飞过来，停落在国王的一根胡子上，本来上翘的胡子被压得呈现出一道弧形。

国王皱了皱嘴角，想借此赶走苍蝇，但没有成功。苍蝇似乎早就看出了他的敷衍了事，只轻轻起飞了一下，又重新落在胡子上。国王确实老了，连苍蝇都看出了这一点。

自从年纪大了，国王就明显感觉到浑身无力，爱打瞌睡。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睡眠很好，事实上，他总是处于半梦半醒之间。所以，即使他整天都在睡觉，仍然会显出睡眠不足的神色。

不要以为国王会为此苦恼，他恰恰追求的就是这种状态，因为只有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神志中，他才能慢慢地想起以前的一些片段，想起那些一

去不复返的岁月。

最近，他梦见最多的却是父亲，那个早已离他而去的英雄。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：父亲说过，当一个灵魂在召唤你时，你就会想起他。也许，父亲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他，有点儿不耐烦了。

其实，父亲是什么时候去的，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因为，那时他还小，每天混在一堆姐妹们中间，在树林里捉迷藏，在草丛中互相挠痒痒，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没完没了地追逐自己的尾巴……最疼爱他的是兹拉，每次他若受了欺负或是受了皮外伤，她都会轻轻安慰他，用舌头帮他舔。她年龄稍大一点点，一身纯白的毛，手脚修长，眼神温柔，是倾国倾城的美女。他曾经很认真地把她拉到一边，说他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娶她。她只是笑，不点头，也不摇头。

父亲是很痛恨他这些举动的，冷不丁会从哪个角落杀出来，一口咬住他的后脖颈，嗖地上了一棵松树，把他放在高高的树杈上，恨恨地说：“看，这是你的国，你将成为他的王。”每当这时，他就吓得只会说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”。

父亲恨意未消，一伸前爪就抓掉了一块树皮，说：“你知道就不应该整天只跟这些女孩子玩耍，而是要练一身的本领。练你的前爪，练你的后腿，练奔跑，练爬树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”他一边回答，一边往树下看，好高呀，他吓得偷偷地尿到树干上了。

国王皱了皱鼻子，好像闻到了多年前的尿味，真好闻呀！

可惜，事情变化太快，就在他尿后不久，父亲在作战中身负重伤，大将军猛特拉背着他回来，他满身是血，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。

国王记得父亲当时用力抬起手，指了指他。他吓得往后退了几步。母亲挡住了他的退路，推着他来到父亲面前。

父亲伸手抓住了他的手，突然非常用力地一握，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你，是，王……”



他感觉到父亲的手慢慢变得无力了，就在松开的那一瞬间，他真的明白了，王，是命中注定的，跟他的身手没有关系。

父亲去世，最悲痛的就是母亲，她化悲痛为力量的办法很简单：将格拉拉与世隔绝，唯一能见他的就是大将军猛特拉。

从那一刻起，猛特拉成了格拉拉的贴身教练，练坐姿，练站姿，练走路，练跑步，练跳跃，练爬高，练用利爪和牙齿攻击，练用树枝和石子射杀……

寒来暑往，数载弹指之间，格拉拉已经练就了盖世武功，不经意间长成了一个威武雄壮的小伙子。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母亲让他登上了那块象征权力的岩石。他看见面前成千上万只猫民跪地膜拜，齐声喊：“我的王！”

母亲就坐在他身边，微笑着俯视猫民，轻声对格拉拉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不会再离开这块岩石，这里只属于你。”

他没有做声，只是看着下面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

母亲接着说：“你是猫王，这个最伟大的猫国的王，你应该高兴。可我怎么觉得你心事重重呢？”

“我很高兴，母亲。”他挤出一丝笑，侧头看了母亲一眼，应付了一下，然后又去看下面，“可是，我怎么没看到兹拉呢？”

“她已经出嫁了。”母亲的语气很平常。

他却浑身僵硬了，耳朵嗡嗡响，听不清下面在喊什么。眼前也是一阵眩晕，仿佛地面要翻倒过来。

“你在听吗？”母亲的声音提



高了许多。

他回过神来，直直地望着母亲。

“你知道的，在我们国家的西部，有一片蛮荒之地，那里生活着一些野蛮的猫，经常闯进我们的国。你父亲就是死在他们手上的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“自从你父亲死后，他们就更加猖獗，不仅在边境掠夺，还时常深入内地。为了求得安宁，我们只好答应他们许多条件，其中有一条就是献给他们美女。他们来到这里，把兹拉和那些姐妹全部挑走了……”

就在他登基大典的那天，他跪在岩石上号啕大哭，哭得天昏地暗。最后还是母亲一句话止住了他，母亲说：“你要觉得耻辱，就去打败他们！”说完，掉头而去。

母亲说得对，他只有用打仗来解心头的痛。从那以后，他无数次地痛击野猫，有一次，他甚至深入蛮荒之地，活捉了他们的猫王。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们交出兹拉。可是，那猫王却冷笑着说：“什么兹拉八拉，统统都不在了。”

原来，兹拉和姐妹们被带到西部之后，并没有依从野猫王。只要野猫王一出现，她们就拼命冲上去撕咬。野猫王吓得不敢再去找她们了，干脆把她们都送给了手下，带到民间，不知所终。

找不到兹拉，他终日郁郁寡欢。母亲每次见到他，都会催他娶妻生子，可他只当是耳旁风。他无法违背自己的诺言，他答应过，要娶兹拉。

他把对兹拉的思念，化作对野猫的痛恨。每次西部有事，他都亲自出征，打得野猫落花流水，多年不敢轻易闯进边关。

而他每次打完仗，都要独自在边关走一走，望着无边的西域，默默地念着：兹拉，你在哪里？

他最终答应结婚，是因为母亲病重。那时，母亲得了怪病，浑身无力，卧床不起。

母亲把他喊到床边，先吐了一大口血，才喘着粗气说：“你都看到了，我的日子不多了。我很高兴，我完成了你父亲的遗愿，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真正的王。我死而无憾。”

